

罗门、蓉子文学创作系列 ● 罗门、蓉子文学创作系列 ● 罗门、蓉子文学创作系列

日月的双轨

——罗门、蓉子创作世界评介

周伟民 唐玲玲 著



● 罗门、蓉子文学创作系列 ●

周伟民 唐玲玲 著

日月的双轨

早评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月的双轨:罗门、蓉子创作世界评介/周伟民,唐玲玲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4

(罗门、蓉子文学创作系列)

ISBN 7-5004-1659-8

I. 日… II. ①周… ②唐… III. ①罗门-文学创作-研究②蓉子-文学创作-研究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6444 号

I0 / 18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潮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5 插页:2

字数:317 千字 印数:1—1000 册

定价:13.00 元

目 录

日 部

I.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3)
II. 灯屋之光	(6)
III. 现代诗的守护神	(22)
一、台湾现代诗思潮的形成与发展概况	(22)
二、罗门诗的创作历程	(24)
(一) 带火岁月之歌——《曙光》时期	(25)
(二) 超越的里程碑——《第九日的底流》时期	(32)
(三) 对艺术与心灵作双重双向的探索——《死 亡之塔》时期	(53)
(四) 成熟和圆浑的诗艺——《隐形的椅子》时期	(61)
(五) 辉煌的旷野——《旷野》时期	(76)
(六) 进入艺术的自由王国——《日月的行踪》 时期	(96)
(七) 在文明、战争、都市和自然四大主题中开 拓新的境界——《整个世界停止呼吸在起 跑线上》时期	(106)
三、罗门诗世界的艺术经验	(114)
四、罗门诗的艺术观念	(138)
(一) 诗与艺术是一项永恒性的精神作业	(139)
(二) 两个基本的创作观念——“第三自然”与 “现代感”	(145)
(三) 对现代诗的再认识和评价	(152)
(四) 现代诗如何从古典文学中汲取有机的生命	

与原动力	(157)
(五) 关于都市诗的研究	(159)

月 部

IV. 永远飞翔的青鸟——蓉子	(169)
一、“诗人必须首先做成了‘人’，然后才能作诗人”——蓉子诗的艺术	(169)
(一) “创作，终身的契约”——在艺术世界中探索的蓉子	(169)
(二) “超越性别的限制，传达时代的声音”——弘扬妇女文学之光	(180)
(三) “艺术”和“宗教”是最好的芳邻——蓉子对宗教与艺术的辨认	(187)
二、蓉子诗的创作历程	(193)
(一) 摸索、彷徨与悠久的期待——《青鸟》时期	(195)
(二) 灵魂成熟的季节——《七月的南方》时期	(227)
(三) 服膺个人心灵的引导去创造——《蓉子诗抄》时期	(246)
(四) 台湾现代女性的心声——《维纳丽沙组曲》时期	(267)
(五) 炉火纯青的境界——《横笛与竖琴的晌午》时期	(282)
(六) 清新而又深沉的诗格——《天堂鸟》时期	(290)
(七) 诗与现实生活熔成一体——《这一站不到神话》时期	(301)
三、蓉子的童诗及游记	(334)
四、对蓉子诗世界的评说	(350)
(一) 以心的透明、情的挚诚、爱的纯真和味的幽雅，荡漾人们的心灵	(351)
(二) 以东方古典式的朦胧美和西方宗教的深沉	

思索，创造明晰的朦胧的意象和深邃的意境	(351)
(三) 蓉子的山水诗引导读者进入另一个境界， 那里一片宁静	(354)
(四) 强烈的乐感	(356)

附录：

一、诗人、诗论家眼中的罗门	(358)
二、诗人、诗论家眼中的蓉子	(371)
三、罗门著作及作品被选被译入选集部分	(378)
四、蓉子著作及作品被选被译入选集部分	(382)
后记	(386)
修订版后记	(389)

诗路跋涉

——“罗门、蓉子文学创作系列”策划后记 周伟民 唐玲玲	(391)
我心目中的罗门与蓉子	何恒雄 (394)

日

部

I.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诗人的情，诗人的爱，苦苦的眷念，甜甜的追忆。30年的歌，
30年的呼唤，故乡啊，我的家：

一个浪对一个浪说过来
一个浪对一个浪说过去
说了三十年只说一个字
家

云在听
风在听
海自己也在听

——《遥望故乡》

这是罗门在1975年随台港作家访问金门时，遥望着阔别30年的故乡，低声吟唱的歌。又过了一个10年，海峡两岸解冻了，1988年10月17日，罗门回到了故乡——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真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回乡偶书》）之叹了。故乡的亲人激动而又骄傲地迎接这位来自中国第一大岛的游子，故乡的山水也敞开胸怀接待这位来自台湾的国际著名诗人。在海南省的九天时间里，诗人罗门应邀到了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学院及海南省文联，分别作了三场关于诗与艺术的演讲，并与诗人林耀德一起，应邀前往广州、上海、北京、厦门等地的一些著名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联、台港文学研究所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馆、诗刊编辑部、上海文论

编辑部作了近30场演讲与座谈。并同大陆学者、作家、诗人展开了跨海峡的“都市诗”与“田园诗”的热烈对话。罗门回台后满怀激情地说：“总算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中，看见了40多年不见的家人，以及40多年一直都想看的上海、北京古城以及壮观的万里长城，当然在另一条文学之旅的旅途中，也看到了另一些美好与令人难于忘怀的景象，便都一一将它们存放在双向的记忆里，而人生就是在连续的记忆中不断将美好的生命历程剪接的一部长篇记录片。”^①

罗门是海南岛的骄傲！罗门沐浴着南国海岛的阳光，迎着胶林椰树的婀娜婆娑的风采，接受故乡亲朋好友质朴的亲情厚谊。笔者就是在这特定的可宝贵的时刻，认识了罗门先生，也跟着海南的莘莘学子一起，聆听了他在诗国中的体验。

1988年10月19日下午，海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文艺厅邀请罗门演讲，会上罗门以诗人的气质，虔诚地谈论他对诗歌艺术的体验：“只有诗同文学，能够使我们从各种生存状态回到我们内在的世界，真正感到生命的存在与世界万物融为一体，成为自然的有机构成；是诗与艺术帮助人类打开了生命的混沌实体，使我们看到一个奇妙而又真实的世界，使生命变成透明的建筑；排除诗与艺术去寻找生命的价值就如同杀害所有的花朵而后去寻找春天的定义。”海南省著名作家叶蔚林兴奋地即席说：“罗门先生的演讲，把我们带入艺术的殿堂。”1988年10月24日，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海南诗词学会名誉会长许士杰，在海南宾馆接见诗人罗门，宾主谈诗论文，就海峡两岸的文化发展、文艺交流和新旧诗体等问题进行了交谈。许士杰向罗门赠送了自己的诗集《风雨吟》，罗门回赠了他和夫人蓉子合著的自选诗集。10月22日海南大学文学院邀请罗门讲演。那天，正好台风登岛；风狂雨骤。下午，罗门翩然而至，海南大学的大阶梯教室座无虚席，教室内外，临窗走廊上下，挤满听讲的人群，楼外台风呼啸，大雨滂沱，楼

① 《文学之旅》载1988年12月26日台湾《自由时报》的《自由副刊》。

内悄然寂静，只有诗人激情的话语在大教室里回荡，间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会心的笑声，台上台下，让诗歌的强音连成一片。演讲完毕，同学们依依不舍，围住罗门探讨诗的问题，热情地请他签名留念。在这一难忘的时刻，海峡两岸文化人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了。这一天，笔者与同事们接待罗门，就海内外文艺创作问题谈得非常契合，有心领神会、相见恨晚之感。罗门在离开海南岛前夕给笔者留下这样一封信：

……非常感谢您们的接待。

的确是“诗”使一切美化与单纯化，使所有的距离都向“完美”接近，您的观念理念，在短短的交谈中，已全面的展现到全人类都能共见与共识的理想位置。

我想在超越与开拓性的全人类精神活动的领域，“诗眼”将看见生命永恒存在的基型世界，再一次谢谢您，并留下一些参考资料，您的构想是我的荣幸，我想在未来会获得实现。

罗门回台湾后，经常与笔者通信，并向海南大学赠送他与夫人蓉子的全部著作。面对这数十册艺术珍品，笔者在工作之余细细品读，爱不释手。于是，决定为这一对在世界诗人大会上获得“国际诗人伉俪奖”的著名诗人，献上一份笔墨友谊。

以上是写这部书的缘起。

唐代诗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中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句，笔者与罗门在谈诗论艺的过程中，一见如故，大概是应了这诗句的含意吧。

Ⅱ. 灯屋之光

罗门与蓉子，夫妇过着诗一样的生活：爱情，像诗；生活，诗般的美；事业，是诗的金字塔。诗和艺术把罗门与蓉子的生活连接在一起，使他们成为一对杰出的文学伉俪，他们比翼双飞，一起构造艺术的殿堂。

在我们的书案上，有份罗门与蓉子的创作年表。在这平凡的文字记录中，我们却领悟到诗人生活的足音及心灵的呼唤。

罗门，本名韩仁存，1928年出生于广东省文昌县（现为海南省文昌县），12岁进空军幼年学校，以后进杭州笕桥空军飞行官校，1948年代表空军足球队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到台湾后，1952年考进民航局工作。后调民航局台北国际机场任高级技术员，1962年赴菲律宾观摩民航业务，并接受前菲华文化访问团团团长黎底斯玛夫人及文艺界人士之餐宴，一九六七年往美国民航失事调查学校研习，并获奥克立荷马州州长颁发荣誉公民状，回台后参加CATB 727型机在林口失事调查工作，曾任民航局民航业务发展研究员，1977年辞掉所有职务，专心从事诗创作。

这是罗门一生从事的服务工作的简历。而罗门为了艺术事业，竟放弃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他说：“生命太短了，我只能以艺术作为我精神的事业。”“诗人的生命应该是时刻醒觉的，他通过感知脉搏的跳动而感知时间的流逝。”基于这样的感悟，他决定提前退休，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献给诗的世界，献给诗的艺术。

罗门与诗人蓉子1954年结识之后，他开始写诗，并在当年发

表了第一首诗《加力布露斯》，《现代诗》季刊的主编纪弦特别以套红刊登出来。1955年与蓉子结婚后，罗门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领域。1958年出版《曙光》诗集，1962年写《麦坚利堡》诗，并于1967年获菲总统马可仕金牌奖。1964年出版论文集《现代人的悲剧精神与现代诗人》，同蓉子主编1964年蓝星年刊。1966年同蓉子被UPLI誉为“杰出文学伉俪”。1968年美亚出版社出版罗门蓉子英文版《日月集》诗选。1969年出版诗集《死亡之塔》及论文集《心灵访问记》，同蓉子被选派为五人代表团，出席在马尼拉召开的第一届世界诗人大会，并被大会誉为“世界诗人大会杰出文学伉俪”，获菲总统大绶勋章。1972年获巴西圣保罗哲学院荣誉学位。1974年出版论文集《长期受审判的人》，1975年出版《罗门自选集》，1976年6月同蓉子出席在美召开的第三届世界诗人大会，获大会特别奖与接受大会加冕。12月参加现代诗人访问团访韩。1979年与蓉子出席在韩国召开的第四届世界诗人大会。1980年出版第五本诗集《旷野》，1981年出版《罗门论文选集》（《时空的回声》），1984年出版《罗门编年诗选》，1986年《时空的回声》论文集再版，1988年出版第十本诗集《整个世界停止呼吸在起跑线上》，并获中国时报文学奖新诗推荐奖。罗门还是台湾第一个把诗发表在国家土地上的诗人：1971年，他以诗配合何恒雄雕塑家的雕塑，碑刻入台北新生公园，1977年罗门再次以诗配合雕塑，碑刻入台北动物园。罗门的诗作，被选入英、法、日、韩等外交诗选，共有17种。中文版《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中国新诗选》……等40余种诗选集中，也选入他的作品。国内外评介罗门作品的文字近30万字。罗门于1973年曾接受香港大学黄德伟教授邀请赴港做三场演讲，并在中文大学文艺班与余光中、黄维梁教授主持现代诗座谈。香港大学图书馆第一个设置“中国当代诗人罗门资料专柜”，相继，海南大学图书馆也设置“台湾诗人罗门、蓉子研究资料专柜”。1992年秋冬间，罗门、蓉子应邀到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作家笔会，11月27日

在爱荷华市的燕京大饭店，发表了《诗眼看中国文化的卓越性》演讲，充分肯定深厚的传统文化并以此引以为自豪。1993年8月6日至11日，由海南大学，海南日报社联袂主办，海口市对外文学艺术交流协会协办，在海南大学召开“罗门、蓉子的文学世界”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作家、诗人60多人参加研讨，该次研讨会的论文集分别由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及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再说蓉子。蓉子本名王蓉芷，1928年5月4日出生于江苏省，就读于江阴辅实女中附小、辅实女中、省立扬中、上海华东区基督教联合中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服务部实验科、建村农学院等学校。后担任教会学校音乐教师，1949年考入南京国际电台，是年调往台北筹备处工作。

蓉子在台湾出类拔萃的女诗人群中，是一位前辈诗人。她于1950年开始发表《青鸟》和《形象》等诗作，195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醒》，1953年出版第一部处女诗集《青鸟集》，1955年4月14日与罗门结婚，1961年第二本诗集《七月的南方》问世，1965年应韩文化出版界邀请，与谢冰莹教授、潘琦君女士组成女作家三人代表团，到南朝鲜进行访问，是年翻译并出版格林童话《四个旅行音乐家》，1966年12月和罗门被誉为“杰出文学伉俪”，获颁菲总统马可仕金牌奖。1968年和罗门一同出席在马尼拉召开的第一届“世界诗人大会”被誉为“大会杰出文学伉俪”，获马可仕总统大绶勋章。是年12月出版诗集《维纳丽沙组曲》，1970参加台北召开的第三届“亚洲作家会议”，1973年获巴西圣保罗哲学院荣誉学位。出席“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1974年出版《横笛与竖琴的晌午》诗集，1975年荣获1975年国际妇女文学奖。1977年赴欧旅游，诗集《天堂鸟》出版。1978年《蓉子自选集》，《雪是我的童年》出版，1982年《青鸟集》再版，1986年《这一站不到神话》诗集出版，还出版游记《欧游手记》。1987年获国家文艺奖。蓉子的诗作，选入《中国诗选》、《中国当代新诗大展》、《中国现

代散文选集》等30多种集子中，选入外文的选集有英文版、法文版、日文版、韩文版等15种，国内外对蓉子作品评介的文章近30万字。

罗门与蓉子，是两位用生命写诗的人。他们的“灯屋”生活，成为台湾诗坛的佳话。灯屋是诗人伉俪艺术生活的小天地，灯屋是激发诗人创作灵感的空间，灯屋是以诗会友的场所，灯屋也是国内外艺术人士注目的美的存在。罗门运用装置和组合的艺术观念，将自己家庭生活的不大的空间，装饰成一件艺术作品，并被视为一首视觉诗。罗门在一次接受访问时，详细地介绍过他的生活空间——灯屋。他很坦率地说过，“灯屋”，是30年前，因家里点用的灯，都是自己用一些废物安装的，除了照明，当然也带有不同于其他家用灯的一些艺术美。其实使日常用品，依照艺术形态来设置，已含有目前所谓装置艺术的行为，后来，由于灯的类型增多，灯与墙壁间的现代画构成一体，其他的家庭用具，都几乎是除了实用性以外，也具艺术造型美，故“灯屋”的整个生活空间，便也自然在组合艺术观念支配下，采用各种废弃物与现成物组合构成一较显明的现代装置艺术的生活空间。前几年，为了把整个楼顶，制作成一件结构较完妥的装置艺术作品，于是运用了包浩斯的“三体合一”的创作观念——就是利用视觉艺术中的绘画性、雕塑性与建筑性的三种“合能”，来经营一个具体且含有诗质的美感空间架构，整体看来它除了是一件装置艺术作品，同时也是一首具体可用眼睛来看的视觉诗，后来有些来访的诗人与画家，也如此认为。

由于“灯屋”在生活空间以及环境的美化上，显示出它的某些特色，于是台湾不少种报章杂志乃至电视，都曾分别予以报道，有不少名诗人、名画家，以及名雕塑家、名音乐家、名导演与学者教授都曾光临“灯屋”，像国际著名眼镜蛇画派理论家兼诗人龙贝特与画家哥贺内依，他们是进入世界美术史的人物也曾在灯屋欢聚，这都多少给“灯屋”带来另一些光彩与传奇性。罗门指出：

其实“灯屋”除了使实用的生活空间成为艺术的生活空间，尚值得一提的是“灯屋”也同时成为我一些创作理念与观念的实验室。譬如：

(1) 我强调诗人与艺术家在创作时是另一个“造物者”，他应该以开放的心灵去吸收世界上美好的一切，同时有溶化与转化一切的能力；能将所有已出现的艺术主义与流派以及古、今、中、外等时空状况，均视为材料。于是在我制作“灯屋”的灯的各种造型时，便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但它们是相互而不排斥地共同存在于整个“灯屋”相浑和的美感空间里；同时在我以整座楼顶所完成的那件装置艺术作品中，也的确或多或少的含有“具象”、“抽象”、“超现实”、“立体观念”、“达达”、“普普”、“硬边”、“极限表现”、“环境”、“装置”等主义与派别的质素，但它并不属于统一的某一派别，它是溶合各种派别的有机因素，最后透过绘画性、雕塑性与建筑性三种视觉功能，而制作出一整体性的实视美感空间，最后还是要去面对整个视觉“空间”与“造型”所创造的“美”的强度与实力，而不只是去印证某一主义，因此又可说明我下面(2)项的创作理念。

(2) 我认为艺术创作者，应是创造方法的；而不是被方法创造的，至少也应将任何“方法”视为材料，在创作时，将之溶化予以全新的再造生命呈现，具有自我的特色与风格。

(3) 在“灯屋”的纯粹造型符号中，我是任由方形、长方形、三角形与圆形，自由的组合，交叠与运作，以达到造型的存在与变化，而加强与繁富视觉空间活动的美感效果。

(4) 在“灯屋”的具有生命与精神象征性的符号中，我企图掌握三个较特殊且重要的基型。

①直展型：象征人类不断向顶端突破与超越的精神状态。

②圆型：象征圆浑稳定与和谐的生命状态。

③螺旋型：包括有衍生的“圆型”以及层层向上升越的“直展型”。既有稳定圆厚的实底，也有向上突破的尖端；既有旋进去看不见底的生之奥秘，也有不停地旋上去的望之无穷的仰视；于是螺旋型也被我视为人类创作征途与文化向前推进的完美基型——精神的螺旋塔。“灯屋”也因此成为一个诗与艺术的螺旋型世界，我也曾为它写了一首近百行的长诗《螺旋型之恋》。

在罗门、蓉子的灯屋里，处处充溢着灯光、诗与友情。菲律宾作家亚蓝的《灯下忆往》一文中，曾描写及1982年5月28日灯屋之夜访罗门、蓉子的盛况：

踏入灯屋时，立刻接触了《阳光小集》诗社的诗人好友们，最难得有民歌手韩正皓、钟少兰夫妇，伴奏的乐器吉它也随身上场。

此时，我才以最肃穆的心情环视，名画嵌满了两壁，首先映入眼帘是一幅巨画，现代艺术家庄喆的杰作，配上罗门的诗《窗》。我的视线始终停留在这幅画上，正如罗门的诗《茶意》——整个视野静入那画（杯茶）中，岁月睡在里边——念来竟有一种进入晚年的平静与苦涩，心灵不由感受到一份感动。

灯屋堆满各形各色的灯，到处都是罗门兄最精心制作的，一些没有用的、或过时的东西，到了他的手里，全变成别致的宝贝。有的灯是用百叶窗锌片堆叠组成；有的以草绳结缠，绕匝做的；最奇特的是那座用藤条堆叠扎成，高至天花板的灯，还有用空罐来配搭，举目周遭，我惊异发现，不论在布局、制作与设计，都是独到的匠心，也许是诗人夫妇以现代艺术敏锐的捕捉，意象的深沉或简朴，都有自然纯净之美，因此自有它不同的花纹、色泽和格调，每逢开灯，整个屋里拥